

南嫫作品集·小说

海
底
形
迹
不
在
眼
前
是
在
眼
底



阳光 食物 悲伤 欢乐 大自然 性爱 成功 失败 爱与被爱

这次注定要昏倒

陕西旅游出版社

这次注定要昏倒

南嫫/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群宝

责任监制:刘青海

这次注定要昏倒

南嫫/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3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418-1419-9/I·384

定价:12.50 元

荒诞是我对世界的一部分基本看法

序

这是我第二次出书，第一本书是一本有关女性文化阐述的书，是一本很“自以为是”的书，但没有完成，只是充满了对已有女性文化研究方法的“颠覆”。这本书中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我对我们这代人的叙述。这是正在路上行走的一代人，我和他们一起行走，我用我的目光记录他们、我们。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是处于文化蜕变期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另外，我在第一本书里叙述了一个真理：欲望才是最本质的。

我是一个不错的职业记者，我常常被外界的人和事触动，我知道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为更辉煌的文化到来所准备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还能赶上那个理想中的辉煌。我记录的是辉煌前的状态。我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行走的人。

其实，这本书仍然在写在路上行走者的故事，我想我是在记录我认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情感，那就是来不及润色和加工的本质，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有意思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它们看起来都多少有点荒诞，荒诞是我对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基本看法。

打开这本书，朋友们你们就开始了和我一起行走，但愿你们不会太累，我渴望轻松！

目 录

首席朋友	(1)
风中钢琴	(33)
踏上风之路	(44)
白 露	(53)
小镇女人三题	(63)
8号峰侧有道冰川	(74)
我对一次采标行动的注解	(105)
影 子	(127)
这次注定要昏倒	(135)
附：	
一个女人和她一生的寻找	(163)

首 席 朋 友

这已经是我坐在家听到的第三起朋友突然死亡的消息。

第一起是 13 年前，我的女朋友中最丑的一个被情人所杀。杀人者随后自杀，让我的仇恨无处渲泻。后来知道，杀人者是一个被老婆赶出家门的男人，有洁癖，也长得很丑，认识我朋友时，他已经有点变态。这又让我的情感和智力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确实说不清自己该怎么想这件事。只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对我说：她长得那么难看还有人要杀她。我很吃惊地看着眼前那张确实很精彩的脸问：你认为你没有被一个男人杀死挺遗憾？

这年头连被人割下头都有人羡慕。据那个哭成面条的母亲说，朋友的头和身躯只剩下一层皮连接着。那个变态人原来想肢解自己的情人，因为刀法太差，干着干着把自己吓坏了，万不得已触电身亡。这个故事后来被一个无聊之徒写成了艳情小说，还带点纪实味，在地摊刊物上一炮打响，后来又有一个更无聊的家伙把这个故事又改编成一部很琼瑶的电视连续剧，骗了很多少男少女的眼泪。面对这种种对我的朋友的恶毒诽谤，我也只能义愤填膺，气愤之余，我常常想起，在她出事前一星期，她突然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我的门。她显然心事重重，而我自己也正陷入一次痛苦的感情纠葛之中，对她的闪烁其词有点不耐烦，我认为她这类学理工科的女孩，很需要多读些书，以便更透彻更便捷地了解社会，就自

已写东西,让她在书架上找书。她当时找了两套世界名著,一套是毛姆的《人性的证明》,一套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现在想来,我若是个心细的人,应该从她借的书能分析出一些她所处的困境,但是没有,我当时认为她只不过是盲目地找了两本名著而已。

一个人在死前存在着多种生还的可能性,他死了,也就是说,各种可能性都被无情地扼杀了。

我的两套名著,现在肯定已经被她家人当做她的遗物,连同她一起火化了。据说她的脖子上缝了19针,才把头安上去,算是保留了一个全尸。这对她的父母也算是个安慰。我觉得她的家人很没必要,人死了反正都是一把火炼了,还想那么多干吗?直到第二个噩耗传来,我才理解了父母的心情,一个活着的人能替死去的人干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第二个死去的朋友是以少半个头的形象被火化的。

没找到的是左半个脑袋,因此,大伙总觉得这个家伙还在,至少,大伙都好象在不同的场所听到他还在说话,还是那种沙哑的噪音。甚至有人认为还见到过这个家伙。其中,叫喊得最响的便是老垢。

没想到事隔不久,老垢的魂真的也被叫走了。

听到老垢出事的消息是在和老垢喝完一场酒的第二天。因为老垢将要去南方与一个江湖老大会面,要回一笔早该付讣的辛苦费,这笔款是老垢和于田两个月的劳动报酬。我们很隆重地为他摆了一桌,为他出谋划策,设计了多种可能遇到的险情和对策。但是,大伙都感到了一点不安,有一个事情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和这件事关系最大的张大姐没有到场。

这件事是这样的，两年前，张玉林找到老垢和于田，说是一个南方老板曾是她的当事人，她打赢了他的一桩很棘手的官司，索赔了一笔巨金，老板想用这笔钱来为张玉林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情就是这场官司。张玉林说400万资金已经打在了她的帐号上，由她支配。当时正闲得发慌的老垢和于田差不多把张大姐抬起来了，老垢连喊：我要亲你！我要亲你！

于田骂：这狗日的！

老垢改口：我要跟你睡觉！

据老垢后来回忆，主要是兴奋之情无从表述，而对于张大姐这样又不漂亮的半老徐娘，这绝对是最高奖赏。

结果是张玉林真上了老垢的床，但她很沮丧地知道，外表高大的老垢实际上早就不会勃起，早就是一个中性人。她多少有点知道了为什么老垢敢和所有的女人女孩子开各类有性意味的玩笑，因为他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不得不说，这个发现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合作。

张玉林为他们在江南宾馆租下两个房间，在发现之后，张深感两个房间很没必要，就改为一个，理由是为了便于他们俩在一起商讨剧本。两个月过去了，剧本还差得很远，张又压缩了他俩的生活费用。他俩感到有问题，就提出能否按一集5000元，一次性付清。这显然是个破坏行规的提议，被张玉林耻笑一顿，说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在两个月之内，拿出剧本初稿，她可以按一集5000元的标准先付百分之二十。老垢于田就此和张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交稿时间和付款标准。张再没有来过，一直到交剧本的日子，老垢和于田跟张联系，却找不着她了。因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谁都没在

意,都以为张有急事外出,很正常的。过了大约半个月,张突然让手下给他俩带来一口信:如果今天还不交稿,她将起诉他们。老垢一听乐了,给于田详细描述了上床的状况,然后大笑,说大姐是要报一箭之仇。走,去安慰安慰大姐,说点好听的。

于田感到事情不是好玩的,让老垢认真对待,老垢一听给燥了,都什么事,哥们姐们的,哪有这么严重!老垢心里对于田有点瞧不起。认为于田虽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却沾染了不少老九的坏习气。不符合他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但老垢又岂能是幼稚之辈,他多少也掂量出一点了。等到了大姐的律师事务所,大姐仍然不在,嘱咐手下让他俩把稿子留下。这俩想了想,说没带来,明天再和大姐联系。

就这么搞了好几个回合,每一次的详尽经过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俩叙述的经过,估计有一半失真。而另外一半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俩白写了,除了过了把宾馆瘾外,他俩什么也没捞着。还有更惨的,他俩从不提起,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俩为挣这笔钱,毫不犹豫推掉了一部电影的活,认为电影成功率不大,先捞完这笔肯定到手的货再说,反正电影是慢活。这口恶气可怎么出?俩大男人让一个女人给算了。老垢认为大姐不容易,这把年纪还能有上床的豪情,实在是不容易,结果让他给败了,替人家一个女人想想也是挺愤怒的。

于田站起来损道:扯鸡巴旦吧,你们那点破事以后就别再提了。两个狗男女想骚情又没成,就这点事跟我他妈的写剧本有什么关系。老垢,我给明说了吧,当初我开始闯江湖时没带你就是因为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老垢顿时愣了，于田对自己还埋有这么一笔，这是老垢始料不及的。

于田继续说：你当什么都跟玩似的，江湖险恶，你以为是说说而已？这事你看着办吧！说完，于田自个径直走了。老垢足足有半个小时没回过神。这是怎么了，为了二万块钱，几十年的哥们就这样了？

老垢在大侠家诉说这件事时，他已经对于田充满了仇恨，他的羞辱感让他的仇恨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增加。他在大侠和一伙小兄弟面前说了不少于田的坏话，让小兄弟们刻骨铭心。也有人认为他俩的翻脸是这座城市的一件大事，于是奔走相告，老垢和于田吵翻了！他们常常来往的圈子变得轮廓模糊，也不如以前那么爱聚了。小兄弟们感到他们正在失去组织。大侠就跳了出来，开始了漫长的说和过程，就像东周列国时的游说者一样。这个过程的收获，使大侠自认为获得了在日后蔑视于田的资格。

有一天，张玉林突然打电话找老垢，说剧本她已经读过了，她认为不错，还需要根据老板的意图改改，老板在南方等着，让他们过去，一切费用到那边后再谈。去，才有拿钱的可能，不去这个本子就算作废。老垢接完电话，肺都气炸了。于田这龟孙居然把本子在没有任何条件可言的情况下给张玉林了。于是，老垢和小兄弟们把于田叫来，准备教训他一顿。

结果却刚好相反，老垢一见于田就没气了，他发现于田像失恋的女人一样憔悴了很多，而于田一见老垢什么话也没说，俩人就抱头大哭一场。哭完又把兄弟们叫到一起喝酒达旦。并且于田前所未有地大大方方付了酒饭钱。老垢的小兄弟各揣心事从老垢的视野里消失了，现在又到了他俩泡在一

起的日子。

大侠对于田的不满并没有减弱，他曾对兄弟们说，将来老垢还得栽在于田手中。这也成为日后大侠敢于蔑视于田的另一个理由。大侠对于田的不满由来已久。大侠长得奇矮，从小自卑，因为此事，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一所小学，而大侠学的专业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他不知道怎么给小学生传播，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所在学校的门开在哪里。他靠给各种名目的大学代课为生。他的生活平淡无奇，而老垢的生活却精彩纷呈。老垢十分看重大侠的聪明，大侠在老垢处开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大侠对老垢作品的热爱仅次于对武侠小说的热爱。老垢曾愤慨不平，你一个这么矮的人，你喜欢什么武侠，你喜欢我就行了。

大侠在老垢这儿锻炼得敢于自嘲，也可以坦然接受老垢对他的任何喜笑怒骂。大侠其实也就是在跟着老垢的日子里才可能不受到伤害。然而，他和老垢在一起的好日子被老江湖于田从南方回来后给夺走了。于田在南方写过几个电视本，挣了点钱，给老垢大讲南方的美好生活，讲现在没钱不行。过去我们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些都有可能实现，只要我们拼命挣钱。于田提醒老垢，你困在自己的小屋作什么破诗有什么用，现在已经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老垢问怎么干，于田说闯江湖吧，写剧本挣点钱再说。老垢说：这和过去我们斥责的御用文人有什么区别！

于田正义地反驳：为X个政府X个统治者才叫御用，为自己挣钱不算。

从此，老垢和于田泡在一起。大侠也泡，但是不断遭到于田的打击，于田毫不留情地扼杀大侠并不富裕的一点信心，

尤其是谈到女人时，于田总是说：你最终的结果是找一个农村女人，你养活人家，人家给你生个娃，偶尔过一下性生活。

每次大侠都跳起来反驳：我抗议！其实你和你老婆就没有性，你一弄就是一年不回家。

于田说：我不回家我也没闲着，你天天在家你也没事干。

大侠再次跳起：你粗俗！

最愉快的日子是跟着老垢找女孩子聊天，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也和他们一样没什么事，也渴望聊天。而且这些女孩子从来不会因为你的赞美就跟你翻脸，大侠就喜欢说赞美词，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他就象赞食物一样赞美所有跟他说话的女人，老垢说他从中得到了意淫的满足，大侠跳起来高叫：你诽谤！

于田的儿子在关键时刻得了心肌炎，去南方找老板的任务就只好老垢一个人担了。喝完酒，于田和老垢住在老垢那间朝北的房子，彻夜长谈，都认为这笔钱拿到以后该洗手了，他妈的中国文学让一群什么样的白痴把持了，咱哥们空有才华盖世，竟沦落到这种地步。于田于激动之处，拿出老垢刚刚打印好的长诗《横空出世》大声朗读，几近嚎叫，老垢在自己的诗句中像一头雄狮一样发抖。

老垢喊：什么金斯堡，他不过写了一些无产者的情绪，一些有反政府倾向的情绪，而老垢的诗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全新的王朝。

于田骤然停了下来，推开夜幕沉沉中的小窗，换了声调，底沉地对着天空宣布：诗魂！我触摸到一个伟大的诗魂！他调转头来整个身躯斜扑向老垢，一把抓紧老垢的手：咱们不能

再这么混了，咱们原来的使命感呢？难道就被几个臭钱淹没了？

于田痛彻心肺的语调让老垢陷入沉思，他觉得于田是走得太远了，闯了十几年的老江湖了，还是没有打出个名气，写剧本的叫价还在一集 5000 元，虽然说比当初的 2500 好了两倍，而人家老大，一部电影就是 10 万。我完全可以靠这点 劳保费活到老死，我干吗和于田一起出来闯江湖？除了寂寞，还有什么？他妈的寂寞！

老垢越想自己越不该浮出水面。用大侠的话说，老垢一直过着大隐者的生活，大隐隐于市。这一次全当去南方玩玩，成就成不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于田也有洗手不干的意思。天亮时，于田问老垢是不是还需要带点钱，老垢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叠钱说：1500，够了。

最后一场酒，张玉林不在是不应该的，这事是她一手炒成这样的。

最后一晚上，于田的激动，真的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于田后来回忆说：把老垢送上火车时，老垢在车窗里和他握过一次手，他感到老垢的手冰凉，有点潮，他在那一刻想起老垢的多年陈疾，还顺便提了一下：注意别感冒。老垢很孩子气地笑了一下。在那一刻，于田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有点心酸，他甚至想把老垢拉下车，让所有的一切都去他妈的。于田回忆起这些总是抽噎地说不下去。

老大听到这里，便像一把砍伐的巨斧一样沉闷地说：那次我把田壮壮的本子让给他写，他为什么不写。垢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大师都是悲剧人物，这无可争辩。老大又砍了一斧子。

1996年冬，一个让我记不起任何特点的一天，我在家里筹划着是否把多年前的油画箱找出来，实在没事的时候画两笔。拂去画箱上的灰尘，我正从画板上的每一道残迹中回忆着有趣的往事，我在想一个人读艺术史竟读到了我这种程度大约是不多的，除非他也像我当年那么狂妄那么浅薄，以为举世之作只不过需要一个自以为有点天赋的人操刀就画而已。我的绘画冲动就源于此。我一张一张地翻阅自己不多的“作品”，没有了以前那么好的自我感觉。带着一脸的自我嘲讽，最后禁不住开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和自省。

我正沉浸在多少有些痛苦的思考中，一阵电话铃响了，我抓起话筒就听到于田变调的声音：老垢死了。我没反应过来，说了声：噢。于田说：一下火车就不行了，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我才慢慢意识到他是说朋友老垢突然死了。我又噢了一声就放了话筒。坐回书桌，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前天不是还在一起喝酒吗？

电话铃又响了，是母亲心花怒放的声音：田儿，你猜妈妈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

我说：不知道。

母亲：妈妈一定要你猜。

我有点不耐烦：我怎么能猜着，你说吧。

母亲有了哭腔：妈妈高高兴兴的，你一定要猜。

我说：长条蛋糕？母亲在电话高兴地有点娇滴滴地笑了：对了，就是长条蛋糕。这回妈妈给你买的是草莓味的，喜欢不喜欢？

我说：太好了。

母亲说：到门口来接妈妈。

我顿了一下说：好吧。

在门口接到母亲时，母亲已经把长条蛋糕举过了头顶。我也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阵酸楚，满脸堆笑迎了上去。我突然好像忍不住想对母亲说老垢死了，就仿佛我们活着的人都有罪过似的。但我没有说，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这么爱我，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在没有为人父母之前是否就无法彻底理解这种感情？我想起老垢的母亲此刻可能已经不行了，而我的母亲正洋溢着幸福。于是我上去搂着母亲的肩头，母亲像孩子一样绽开了笑颜。

我被母亲这个词折磨着，我决定首先去看望老垢的母亲王阿姨。

我提着两大兜水果敲开老垢家的门，老垢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一直希望通过婚姻改变他的住房现状，然而，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性了。老垢的婚姻是他父母严重的心事，老垢经常带回一些女孩子来，但他父母知道这些女孩子都不会成为自己的儿媳，她们要么是一些哥们似的女孩要么是些一面之交就带到家里来聊天的女孩。但是老垢母亲对我有点误会，或者是她有点太喜欢我，她曾经给他儿子提想办法把我“套”住，她儿子大吃一惊：这？这完全是一个哥们，从来没有这想法。一个这样的哥们，这，怎么可能？有这么污秽的想法。并警告他妈：你以后再不要提这事，尤其是人家来家里玩时。王阿姨摇晃着脑袋，唉声叹气。

老垢家的光线永远都像旧社会，王阿姨打开一条门缝，向外窥视，等看清楚是我，才打开了门。

哎呀，老垢去南方了，两天前才走。她很遗憾地说。她看我的目光就和我的母亲差不多。

她还不知道老垢出事，我就跟着她到了她的卧室兼书房。这套房子里住着三个人，每个人一间房，都是卧室兼书房。王阿姨的房子里充斥着各种中药的苦味和臭味。她有多种疾病，整个冬天都没开过窗，床脚痰盂边留着不少明显是尿渍的痕迹。

她从桌上拿起一个圆石头摸了摸，圆石头已经被摸得很光滑。她对我说：这个石头是老垢他爸爸送给我的，所以我不能送给你，你在我的其它石头里挑吧。我还未想清楚该不该要她的这些宝贝，她已经把一个海贝拿起来对我说：你看，这个多好，这是我去年去大连时买的，还有一个哨。

她放在唇边吹，果然响了，她兴奋地叫：你听还能吹响，给你吧。她说着递给我，但并没有撒手。我也不想接受这个哨海贝，不想接受她的这点可怜的欢乐，但我不接也不好，就说：真的？让我借去玩两天。王阿姨赶紧说：好吧，让你玩两天。

老垢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老文化人了，他母亲完全有可能嫁给一个或大或小的官员，但她当时还比较年轻单纯，被老垢父亲那点所谓的才华蒙蔽了，据说也有过动摇，也差点跟了一个后来混得很不错的高级干部，但是老垢父亲的猛烈攻势让充满幻想的王淑珍全线崩溃了。老垢因此有点恨父亲，他认为她母亲没有跟父亲过一天好日子，如果母亲当初嫁给XXX，那情况将不一样。老垢童年时期曾跟随奶妈沿街乞讨，因为父母都进了大牢。后来他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十分低下，和这个经历有关。但这并没有改变老垢的理想主义色彩。

不知道王阿姨怎么想我提去的水果，这有可能又点燃了

她对我的希望，所以她才会把她珍视的海贝给我，她认为这是一个未来婆婆的慷慨。

在老垢家时，我还听到他那笔耕不辍的老父亲的一两声平静的咳嗽，老两口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老垢的死带给大家的是无限的悲痛。

我正在班上处理一大堆烦人的但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接到于田的一个传呼，我抽空回了电话，于田对我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他通知我两件事：第一，朋友们给老垢设了一个灵堂，在一个朋友的公司；第二，老垢的骨灰后天回来，朋友们要去火车站接灵。

然后，于田十分生气地说：老垢生前多么看重你这个朋友，很多朋友已经不上班了，你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事比死亡更大！于田的话掷地有声，对我就像一把把利剑，我说：我负责所有的拍照。

于田说：你肯定得拍照，朋友中就你和老大有好点的底子，不能指望老大，他现在身体不行，再说他去接灵了。他妈的，人一死就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了。于田的几句话让我十分窝心，也许他太激动了，大家都处在这样的情绪里，谁说谁两句也只好忍着。只能说老垢不该死。

我草草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就往灵堂奔去。

灵堂设在老金广告公司的一间挺大的房子里，老金甚至给他的员工放了假。这确实让人感动。只是不知道，老金当初为什么不在他的公司里给老垢一个位置，老垢说不定根本就不会死。我这个想法当然没说出来。老金见到我点点头，一种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表情。灵堂布置得还行，最出彩的部分